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一 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豳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裳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裳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一 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邶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裘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裘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一 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豳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裘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裘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邶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裘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裘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

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

——说狐、茅

李 湘

(河南省社会科学院)

关于对《诗经》中所记众多名物的研究、注释,一向著作甚丰,对诗歌之思想内容的理解与审美情趣的发扬,都有重要的贡献。但如在《诗经》情歌中,有那么多鱼字,或食鱼、或钓鱼、烹鱼等等,两千年来,解者如云,却只能作一点字面上的解释,不知其真谛何在,直到闻一多先生《说鱼》出,证明鱼字乃《诗经》中一个象征男女爱情的隐语,这才豁然开朗,吹散两千年来迷雾。而象这一类的问题,在《诗经》中显然还有不少,等待我们去研究。那么,这里先说两个字:“狐”与“茅”。

一 先说“狐”。

《诗经》中写到“狐”的诗篇,大概可有两类。一类是写有关服饰的,如“取彼狐狸,为公子裘”(《邶风·七月》)之类,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。另一类,写“狐”为社会生活的象征物,只从字面上读不懂,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。例如:

南山崔崔,雄狐绥绥。鲁道有荡,齐子由归。既曰归止,曷又怀止?

(《齐风·南山》之一章)

这首诗,如只从动物学意义上解“狐”,便完

全无济于事。《南山》这首诗,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淫其后文姜嫁给了鲁桓公,却仍然屡次回齐与齐襄公相会的事。请看历代直至当今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注家对诗中“雄狐”的解释:

《郑笺》:“雄狐行求匹偶于南山之上,形化绥绥然。兴者,喻襄公居人君之尊,而为淫,佚之行,其威仅可耻恶如狐”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:“狐,邪媚之兽……言南山有狐,以比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。且文姜既从此道归于鲁矣,襄公何为而复思之耶?”

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:“狐,淫媚之兽。雄狐喻齐襄公”。

北京大学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:“狐是淫兽,故以雄狐喻齐襄公。”

除以上诸家之外,再看近年出版的十几部选注或全释,也似毫无例外地与上述诸家同解。然而,只要稍作深究,就可发现这个自古以来的想当然的解法,实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:一是同解释《诗经》中另外一些言“狐”的篇章时所出现的矛盾。二是同解释本篇另外章节时所出现的矛盾。现先说第一个方面的矛盾,请看《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!

此诗咏一女子对一个无裘无服、生计困难的男子的爱怜。此诗同《南山》一样,也言“有狐”,但诗中的这个男子(之子)却是一个穷人,或因某种原因而遭到困难的人,并看不出这是一个品质不良的邪淫之徒,这是大家同意的。那么,这就是一篇正面吟咏男女间正当爱情的恋歌,即使象卫道较严的朱熹所说,此诗写的是“国散民乱、丧其配偶,有寡妇见嫠夫而欲嫁之,故托言有狐独行,而忧其无裘也。”(《诗集传》)这嫠夫又何邪淫之有?所以,姚际恒就干脆抛开朱传而自立解辞说:“此诗是妇人以夫从役于外,而忧其无衣之作”。(《诗经通论》)那么,这《有狐》中的“有狐绥绥”同《南山》中的“雄狐绥绥”,本是两个意思相同的兴句,为什么在《有狐》中兴起正面的爱情,而在《南山》篇却竟以邪淫之兽的形象去兴喻齐襄公呢?这就完全不符合《诗经》中这类同型词组、同型兴句在